

亚森·罗宾
探案集·3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亚森·罗宾

探案集·3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森·罗宾探案集. 3 / (法) 勒布朗 (Leblanc, M.) 著; 张丽娟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7-12662-6

I. 亚… II. ①勒… ②张…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2006号

责任编辑: 张爱彪

责任校对: 管思梦

版式设计: 张金花

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300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5千字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662-6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
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一、虎牙（第一部）

001	1. 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027	2. 老板死亡之谜
066	3. 齿痕
094	4. 铁板
113	5. 亚森·罗宾险遭不测
134	6. 旧相片
153	7. 有干尸的谷仓
169	8. 怒火冲天的亚森·罗宾
186	9. 索弗朗述说真相
207	10. 溃退



二、虎牙（第二部）

223	1. 救命！
239	2. 絮谢大道的爆炸
258	3. 怀着仇恨的人
281	4. 两亿遗产的继承人



Arsène Lupin

一、虎牙（第一部）

1. 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下午四点半，巴黎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还没有回办公室，他的私人秘书把一叠批注过的信件和报告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按铃叫人。接待员从正门进来了。

秘书向接待员说道：

“总监先生今天下午五点召见几位先生，这是名单。你把他们引到单间候见室，不要让他们彼此交谈，然后把他们的名片送给我。”

接待员听了嘱托后就走出去了。秘书向侧门走去，打算回自己的办公室。此时大门突然开了，一个人直愣愣地冲进来，背靠在一把椅子上，身子仍七摇八晃着，这可惊坏了秘书。

“哦，是你，韦罗？”秘书问，“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

韦罗是一个便衣警察，身材高大，肩宽背厚，满面红光，眼下显然是受了惊吓，变得一脸苍白，失去了往昔的光彩。

“秘书先生，没什么情况发生。”

秘书说：“你脸色可不好啊……铁青……又一头虚汗……”

韦罗擦掉额上的汗，镇定下来说：

“我真是有点累了……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总监吩咐的一件案子，我花了好多心思……不过，我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喝点东西提提神吧？”

韦罗说：“不要，我只是口渴。”

“要一杯白开水？”

韦罗说：“不……不要……”

“那么……”

“我想……我想……”

他神色慌张，眼神中充满不安，声音略带沙哑，猛地收住话头，稍停片刻后又问道：

“难道总监不在吗？”

“不在。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召开，可能五点钟回来。”

“对……我知道……非常重要，我就是他招来的，我想先同他会面。我很想见他。”

秘书从头到脚扫了他一下，说：“你没事吧？干嘛这样激动啊！事情果真那么紧急吗？”

“是的，十分要紧，同一个月前那件罪案有关……案子没有完，今天晚上还要发生两起谋杀。我们必须阻止……是的，今晚假如不采取必要措施，谋杀势必会发生。”

“韦罗，你坐下说吧。”

“啊，这是个周密部署的诡计，没料到……”

“韦罗，你已了解了此事，总监先生肯定会给予你全权解决这件案子的权力。”

“是的……显然……但是，我不知为什么，总担心见不到他了，所以写了个报告给他，所有情况都在这里面了。这样更有保障。”

他掏出一个黄色大信封，递给秘书，继续补充道：

“喏，还有一个小盒子，也放在桌上，里面的东西，可以补充说明我的报告。”

“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自己不拿着呢？”

韦罗说：“我很害怕……有人监视我……想杀我，如果让第二人知道了这个秘密，我才会安心点。”

“韦罗，不要害怕，总监先生马上就回来了。我建议你先去诊所看看，喝点安神养心的东西。”

韦罗听了有些踟蹰，又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站起身出去了。秘书把那封信放在总监桌上厚厚的卷宗里，然后从侧门回到他的办公室。

他刚关上门，这时前厅的门猛地又开了。韦罗回到房间，小声嘟囔道：

“秘书先生，我认为最好还是告诉你……”

他一脸惨白，牙齿打颤，见屋里没人，就想去他办公室。但是，他突然一阵头晕，就倒在一把椅子上，休息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没有一丝气力，有气无力地呻吟道：

“我到底出什么状况了？……又中了毒吗？唉，我真害怕……”

他吃力地从写字台上拿了记事簿和一支铅笔，然后随意写下了几个字，忽地停下手中的笔，支支吾吾道：

“不，不用费事了，总监先生会读我的信的……我到底怎么啦？啊，我怕……”

猛地，他站起来，说道：

“秘书先生，必须……必须……今夜……什么也阻挡不住……”

他呆若木鸡，仅靠自己的意志勉强维持着，缓缓迈动步伐向秘书办公室门口挪动。不多时，他又摇晃起来，不得不又坐下来。他十分恐惧，声音哑了，叫喊也听不见。他四下张望，想按小铃，但眼前像蒙了一层黑纱，一瞬间失去了光明。

他弯下膝盖，像盲人一样在黑暗中试探着，爬到墙边。发觉这是板壁，他立刻顺着摸去，但脑子里一片朦胧，不记得房间的位置了。他本想去左边秘书办公室，却朝右边爬去，摸到屏风后面一扇门，用力把门打开。

这是总监办公室的盥洗间。他跌进去以后，断断续续地喊道：“救命呀……救命呀……”他以为是在秘书办公室，又嚷道：

“今夜！谋杀……就在今夜！你们会看到……牙齿咬过的痕迹……太可怕了……太难了……我中毒了……救我啊！救我！”

声音停了。接着，他像在噩梦中发出梦呓似地又说了好几遍：

“牙齿……白森森的牙齿……合上了！”

不多时，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他干涩的嘴唇吐出来一段语无伦次的言语。他试着张了几下嘴，就像老头子老太婆那样翕动着嘴，不停地咀嚼。慢慢地，他的头低落在胸前，身子一阵战栗，发出两声叹息，然后就不动弹了。

于是他开始了临终的喘息，节奏均匀，十分轻微，有时他的本能似

乎做出努力，想恢复那颤悠悠的呼吸，并在他无光泽的眼睛里摄入了一束意识的亮光，但再也没有用了。

四点五十分，警察总监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在这个受人敬爱的岗位上已有几个年头了。他年近五十，身材高大，一脸老成能干。他身穿灰西装，系一副白色腿套，胸前飞扬着一条领带，若单从装束上看，他不像个警官。他作风正派、为人朴实、坦率又和善。

总监按铃叫秘书。秘书立马过来了。

“我要见的客人都到齐了吗？”他问道。

“都到齐了，总监先生。我已请他们在几间会客室中分别候见。”

“其实他们彼此碰见也没什么不便。不过……这样更好。我想，美国大使不会亲自来吧？”

“是的，没有，总监先生。”

“你有他们的名片吗？”

“喏。”

总监接过名片念道：

“阿齐伯德·布里特，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勒佩蒂依，公证人；

“胡安·卡塞雷斯，秘鲁驻法国公使馆专员；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退役少校。”

第五张名片，上面只印着姓名，却没有附上职衔和地址：

“堂路易·佩雷纳。”

“啊，我很想见见他。”总监说，“我对他很感兴趣。你看过外籍军团的报告吗？”

“看过，总监先生。我承认，我也对他感兴趣。”

“这人太有勇气！是吧？简直是疯子，确切地说是骁勇的疯子。为此他的战友送了他一个绰号，叫‘亚森·罗宾’……他们对他多呵护，多敬佩呀！……亚森·罗宾死了多长时间了？”

“战前两年，总监先生。有人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一所小木屋的灰烬下面，发现了他和克塞巴赫夫人的尸体。调查证实，他先把那邪恶的女人掐死，然后放火烧房，自己也跟着上吊了。后来的调查证明那女人的确有罪。”

“只有应死的人才值得拥有那样的结局。老实说，我甘愿不与他交锋……看，扯到哪儿啦？莫宁顿遗产案的材料，你准备好了吗？”

“放在您写字台上了，总监先生。”

“哦，看到了……韦罗来了吗？”

“来了，现在大概在诊所看病。”

“什么病？”

“他样子十分难看。”

“什么情况？细细地说给我……”

秘书把与韦罗见面的经过如实地说了一遍。

“你说他有一封信留给我？信在哪里？”德斯马利翁先生有些担心地说。

“在卷宗里，总监先生。”

“见鬼……这一切太诡异了。韦罗是一流的便衣侦探，素来稳重，他这次却如此地害怕，事情一定很棘手。你马上去找他来。我先浏览下材料。”

秘书立即去找，五六分钟后惊慌地跑回来说没有找到。“更奇怪的是，接待员看见他从这里出去，差不多立刻又折回来，以后再没有出去。”

“可能是经过这儿上你那里去了。”

秘书说：“上我办公室？总监先生！”

“那我就更糊涂了……”

“是啊……韦罗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隔壁，那就是出去了。可能是接待员又一时疏忽，没有看到。”

“很明显是这样。他很可能是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去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再说，刚开始也不需要他在场。”

德斯马利翁先生看看表。

“五点十分了。请告诉接待员领那几位先生进来吧……啊，不过……”

他踟蹰了一会，翻着卷宗，寻到韦罗留下的信。这是个黄色大信封，一角还印着“新桥咖啡店”的字样。

秘书提醒说：“总监先生，您先读下信吧。这会儿韦罗不在，他刚才又反复嘱托，我认为这件事很棘手。”

“对，也许你说得有理。”

总监拿把尖刀把信挑开。

“啊！什么情况？！”他惊叫道。

“怎么啦，总监先生？”

“这有什么？……你看，一张白纸，折了四折……什么字也没写。”

“可韦罗告诉我，这个案件的情况，他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他是告诉你了，可是你也看见了，这信纸是一张白纸……真的，

要是我不了解他，真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呢……”

“总监先生，这是疏漏，最多也是疏漏。”

总监说：“是的，是疏漏。但事关两条人命，韦罗不会这样大意，因为他确实对你说了今夜将发生两起谋杀案，对吧？”

“是的，总监先生。今夜，并且十分恐怖，他反正是这么说的。”

总监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踱步，猛地站在一张小桌旁停住了。

“这是什么？给我的小盒子？‘面交警察总监德斯马利翁先生……出事时拆开。’”

秘书说：“哦，我忘了，这也是韦罗要转交您的。据说里面有重要东西，是那封信的补充。”

总监禁不住淡淡笑了一下，说：“怎么，信还用补充说明？虽然没出事我们还是也打开看一下吧。”

总监一边说，一边拉断小绳，打开包装纸，就看见里面包着一个小纸盒，一个药房用的纸盒，又破又烂。

他揭开盒盖。

里面衬着几层棉花，也是脏兮兮的。中间放着半块巧克力。

“这唱得是哪一出呢！”总监奇怪地说。

他拿起这块巧克力认真琢磨，才发现这有点发软的巧克力与众不同的地方和韦罗保存它至今的缘由。这块巧克力上下都有明显的齿痕。咬痕有两三毫米深，形状和齿宽各不相同，上齿四个，下齿五个，各不相同。德斯马利翁先生低头沉思，在屋里踱了几分钟，喃喃说道：

“真是活见鬼。这个谜，我一定要解开……这张白纸，这些齿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只是，他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谜上。既然谜底早晚都会揭开，反正韦罗就在警察总署或就在附近。于是他吩咐秘书：

“那几位先生，不能让他们久候了。你叫人请他们进来吧。韦罗若是赶回来了，你立刻通报，我马上见他。还有，不要因为其他事用任何借口来搅乱了。”

两分钟后，接待员引进来四个人。第一个是公证人勒佩蒂依，他身体肥硕，满脸通红，双颊有络腮胡，戴着一副眼镜。接着是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阿齐伯德·布里特、秘鲁公使馆专员卡塞雷斯。这三位都是熟人。总监先生同他们寒暄几句，然后上前一步，欢迎退役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他是许伊阿战斗的英雄，光荣负伤，不得不提前退役。总监说了几句话，称赞他在摩洛哥的英勇事迹。

门再次开了。

“堂路易·佩雷纳，对吧？”总监握了下来者的手。这人身材中等，体形较瘦，有一枚军功章和荣誉团的勋章戴在胸前，面容、眼神和神态举止都很年轻，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但眼角额头上有些皱纹，表明他已超过四十多岁了。

他行了一个军礼。

“是的，总监先生。”

伯爵看见他，叫道：

“是你，佩雷纳！你还活着？”

“啊！少校！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你还活着！我离开摩洛哥时，没听到你的音讯，大家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只是被俘了。”

“做那帮人的阶下囚，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也不完全一样，少校。随处都可以逃走……证明……”

总监不由得生出好感，仔细端详了一会他的面孔，只见他面含微笑，两眼坦诚、坚毅，古铜色的皮肤，显然是晒多了太阳的结果。

总监请客人在他写字台周围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说：

“诸位，我请大家来这里，你们也许感到突兀和神秘……我与你们谈话的方式，你们也会感到惊诧。但是，你们要是信任我，就会发现，事情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另外，我也尽可能简要。”

他把秘书准备的卷宗翻开，一面说，一面看那些批注。

“一八七〇年战争的前几年，有三姐妹，三个孤女，大姐叫艾尔默利娜，二十二岁；二姐叫伊丽莎白，二十岁；三妹叫阿尔芒德·罗素，十八岁。她们和一个叫维克托的表弟住在圣泰田。维克托比她们年轻几岁。

“老大艾尔默利娜第一个离开圣泰田，跟一个姓莫宁顿的英国人到了伦敦，嫁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柯斯莫。一家人生活贫困，有时日子相当困窘。艾尔默利娜几次给妹妹写信求助，但一直不曾得到回音，以后就音讯全无。一八七五年前后，莫宁顿夫妇离开英国去了美国。五年以后，竟然成为富翁。一八八三年，莫宁顿先生去世了，他的妻子仍继续打点他留下的财产。她极富有投机头脑，稳稳赚了很大一笔钱。一九〇五年，她去世了，留给儿子四亿元资产。”

这个数字给客人们留下了印象。总监看见堂路易·佩雷纳同伯爵互递眼色，就问：

“你们认识柯斯莫·莫宁顿，对吧？”

伯爵说：“是的，总监先生，佩雷纳和我在摩洛哥打仗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总监说：“的确，柯斯莫·莫宁顿早年开始周游世界。据说他是学医的，有时也看看病，医术不错，当然不收诊费。他起先住在埃及，后来迁到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九一四年底回到美国，支持协约国。他在去年停战后来到了巴黎住下。四个星期前，不幸在一场相当意外的事故中死亡。”

美国大使馆秘书说：“这事都上报纸了，我们使馆也收到了通知。是因为打针失误死的吧？”

总监说：“是的。他患了流感，在床上躺了一个冬天。按照医生的嘱咐，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有一次注射，忽略了消毒，伤口很快感染，没有几小时就死了。”

总监说到这里扭过身问公证人：

“勒佩蒂依先生，我扼要所讲的这些情况，符合事实吗？”

公证人说：“总监先生，完全合乎。”

总监又说：

“第二天上午，勒佩蒂依先生来到这里，把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拿给我看。他为什么来的原因，你们读了这份文件就弄清了。”

他动手找这份遗嘱，勒佩蒂依先生接口说：

“我说明几句，总监先生不反对吧？莫宁顿生前，我只见过一次。他请我到他房里，把一份刚写完的遗嘱交给我。这时他刚患流感。他告诉我，他正在找寻他的亲戚。病愈后，还要仔细找寻。可是他还没有达

到目的，就死于一场事故中了。”

总监找出一个已经拆开的信封，里面装着两张纸。他抽出一张大
的，展开来说：“这就是遗嘱。请大家仔细听。”

我叫柯斯莫·莫宁顿，是休伯特·莫宁顿和艾尔默利娜·罗
素的婚生子，是一个取得美国籍的公民。我把一半财产留给接纳
我的美国，举办合乎我所写说明的慈善事业。将由勒佩蒂依公证
人转交给美国大使馆。

余下大约两亿元，包括在巴黎、伦敦各银行的存款，已开出
清单，存在勒佩蒂依的事务所。为了纪念敬爱的母亲，这一份财
产传给姨妈伊丽莎白·罗素或她的直系后人。如果再无后人，便
传给堂舅维克托·罗素或者他的直系子孙。

如果还没有找到罗素家三姐妹和她们堂弟的后人就去世了，
那就请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竭力找寻。我在欧洲的这部分财
产，请他做遗嘱执行人，并请他做我的代表，处理我死后或因我
死亡而引起的一切事情，只要有利于扩大我的名声，完成我的遗
愿就行。兹赠给一百万元，以预先酬谢他的服务，并感谢他的两
次救命之恩。

总监停顿了一会。堂路易呢喃道：

“可怜的柯斯莫……我执行他的遗嘱，并不必要收这么一大笔钱。”

总监继续往下念：